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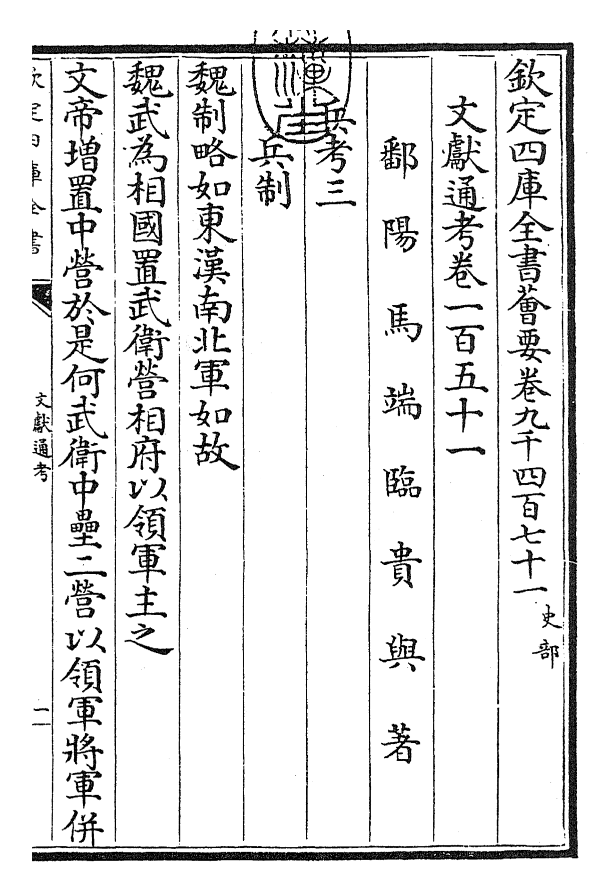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七十一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三

兵制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魏武為相國置武衛營相府以領軍主之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

五校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帥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

黄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吴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車下虎士甘寧傳從攻合肥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　丹陽青巾孫皓傳丹陽太守沈瑩領丹陽鋭卒刀楯五十　交州義士步騭傳權遣吕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號曰青巾兵屢捷

人出長沙及健兒武射之名調度亦無法健兒見凌統甘寧傳武射吏見駱統傳大率强者為兵羸者補戶見陸遜傳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陳武傳武子表領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讐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童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晉文帝置二衛中衛後衛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强弩以中領之軍領

之
武帝以伐吴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祜罷改北中軍候
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吴詔悉去州郡兵

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内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賔屬者六萬餘戸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

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

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為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庾翼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漢主劉聰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戸二千餘萬萬戸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趙王石虎命司兾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興舡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戸於兖豫雍洛四州之地興屯田括民馬得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共軍須猶不能給死者相望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

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

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

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齊高祖受禪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遷都洛陽聲言南伐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

以備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戸出戎馬一疋大閲於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其後又詔天下戸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太武真君十一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鬭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

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陽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

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

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强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嫺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

禄既不多貲亦有限皆収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
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緣冬歴夏加之疾苦死於溝
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
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巳後南北邊諸番及所統
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巳下各舉
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
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
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
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
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
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
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
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無
北顧之憂矣崇為之聞奏事寢不報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

擁麾作鎭配以髙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欣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鎭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鎭者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鎭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

唯底滞凡才乃出為鎮將相模習專事聚歛或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損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
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
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
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
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
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
輪不迈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

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

孝明神龜二年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諠謗盈路立榜尅期集會屠其家二月羽林虎賁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殺彝父子遠近震駭胡太后收羽林虎賁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時給使至洛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

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爲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寃酷殲羽林之驕横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爲國也羽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國者孝文詔軍士自代来者皆以爲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

擯抑之有同奴隷邊任浸輕裔夷內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甲冑之士以救其偏而彛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闥選舉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擯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隳矣然彛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北齊軍制别為内外領之二冑外步兵曹内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

神武王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内賊歡問内賊為誰弼曰諸勲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

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人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

閔帝時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

武帝既誅晉公護始親政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既親政始收兵權既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别爲七總管

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

晉王節度

九年平陳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

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煬帝大業八年勑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二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軍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

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

州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

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别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别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䭾馬凡火具烏布幕鐵

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觽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矟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

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擊鼓二人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征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征隊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征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征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獲各入其人其隷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

隷東宫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别將行當給馬者子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上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諭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游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鋭

府兵圖

上府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同長史一人

中府千人　折衝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兵曹一人別將一人

下府八百人　折衝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同校尉一人

坊高祖置　坊主一人　羽林軍高宗　龍武軍玄宗

團三百人　校尉　神武軍肅宗　禁軍　英武軍代宗

隊五十人　隊正　神策軍代宗

火十人　火長　天威軍順宗　神威軍德宗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會要

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為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率府而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唐只是折衝自教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盡會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

尉並遙隷於諸衛乃是内任官故官志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隷於衛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而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二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玄宗先天元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戸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

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事不克行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説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

之令兵資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事益多
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
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
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
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
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
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
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鎭役爲四籍兵

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

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祿山既反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

馬箠渡河計日斬逆胡之首上悅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又出內府錢市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賊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

德宗貞元二年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

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寖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

戍卒還者十無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狥利禍亂自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之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

足計十八萬足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寖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時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

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

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慕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憲宗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戸百四十四萬比天寶開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戸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廣無上供至長慶戸三百三十五萬而兵卒九萬率三戸以奉一兵

穆宗初即位兩河畧定宰相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既少兵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廹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

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人之衆裴度元臣宿老烏重胤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頴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贏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

府衛曰以陵吏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為遠圖至蕭俛段文昌慕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豢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

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

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强則逐帥帥强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號為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

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意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

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唐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宗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

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
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尸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
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圓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
射者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為游幸翊
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
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内仗武后
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
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

弟制若宿右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戸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十人亦曰供奉

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總號曰左右英武軍
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徼巡李
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
南北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
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
策軍節度使鎮陜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
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
以成如璆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

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

年吐蕃復入冦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
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
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歴四年
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隷神策軍明年
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隷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
劉希暹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
誣捕大姓没産為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多横死
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歳希暹復得罪

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為

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各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疆幹弱枝之道令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侯李晟

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畿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婚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

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
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
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
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
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内
皆恃勢凌暴民閒苦之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
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
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區

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戸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富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左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塲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張尚進為右神

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内侍兼内謁者監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遥隷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内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

崔遷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遷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為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

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譓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

璀景宣及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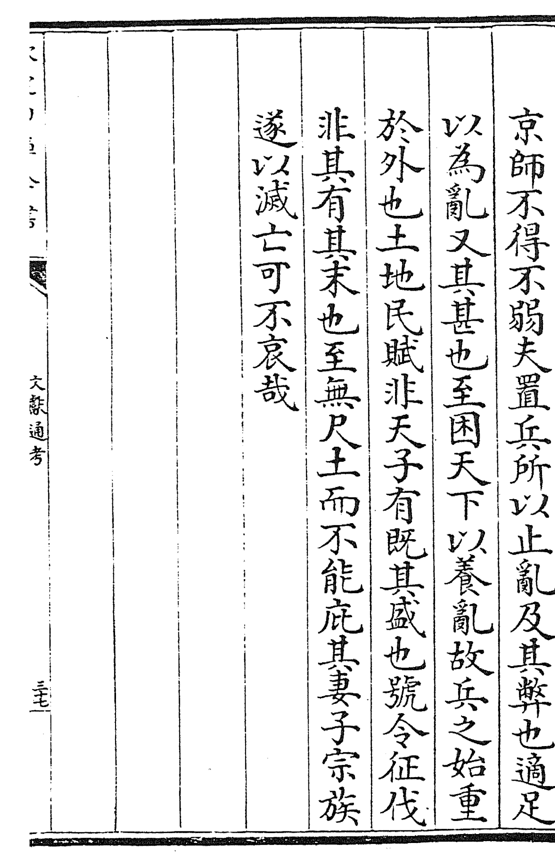
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隷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宫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刼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彦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

而神策左右軍由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為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

忠陰以汴人應之肖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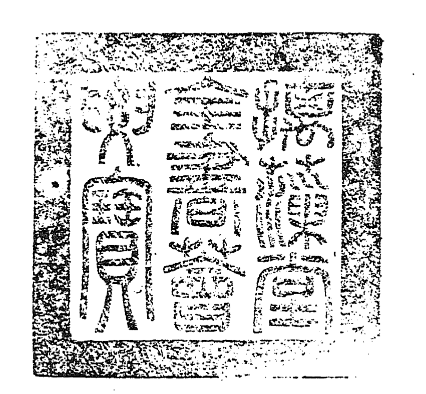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

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强而唐遂以滅亡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輙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絶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安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强



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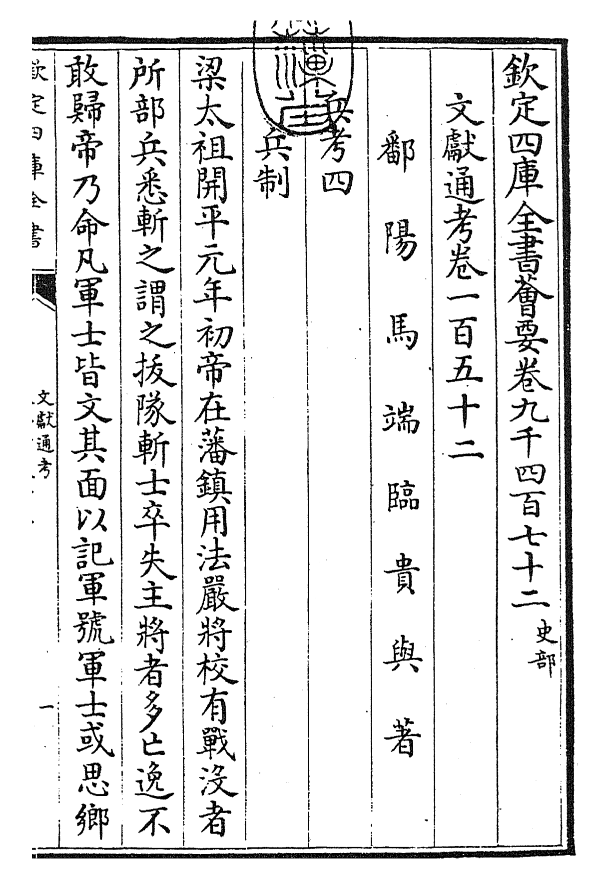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四

兵制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

里逃去關津輙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為盜大為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令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吴氏能改齋漫録曰五代史劉守光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故蘇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

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
之黥面涅手自後遂以為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
齒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
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鑿
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為劓刵椓黥孔氏
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顙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
者乃五虐之法也顙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

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别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銜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蹕功臣唐

宗平内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賜從軍爲立功將校為奉天定難功臣及僖宗昭宗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是徧及戎卒非賞典也

潞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閲實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為率無問白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

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茍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

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謡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嵗餘村民不嫻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為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

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乃息

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

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强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

練之力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剰員以處之剰員給官符宫觀園苑寺廟廬廩之役咸平五年七月戍卒有苦寒廢支體者真宗念其勞不欲遽棄令隷剰員廩給如故自是率以為例

止齋陳氏曰剰員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食也熙寜十年十月詔諸路州軍以逐州就糧禁軍廂軍通計十分立一分為額剰員立額自此始

自宣和之難養兵益衆戰功之賞例加官資於是退兵重為天下費蓋揀汰起於紹興七年率置添差官以處之自諸司及州軍各有圓參定為節鎮一百三十圓次州軍六十五圓極邊節鎮二十六圓次州軍十八圓待闕圓數亦準此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勅

而州縣之力困於養退兵矣

八月詔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其後又以木梃為高下

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京諸司庫務皆有役兵其執杖者即不設等様自是師旅皆精鋭禁衛之籍無闕矣

止齋陳氏曰世多言國家養兵之費自藝祖時增置禁軍始考之則不然按祥符天聖編勑諸部郡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則天下無禁兵也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

之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咸平四年始升陜西諸州選中保捷慶歷元年秋河北教閲本城為禁軍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判而東南有宣毅之類於是列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帥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既云多矣然亦無過九大郡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亦不足戰於是教閲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令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

之類是也教閲之兵因别為額而隷之將下則令
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在就
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
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辯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
住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强者
得以專主判換河北兵最强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
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

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訖令

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覊兵少然習用為常亦有近藩

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

尅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為强

幹之術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内懲累朝藩

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於

官帑庾充牣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

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

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馬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始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國朝初平偽國合併所得兵別為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隷諸軍淳化二年詔以子弟

附兵籍者除去之願隸名者閱試而後聽景德三年又詔有材勇者許隸本軍其自下軍而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諸班直新召募者非材勇超絕即不預焉餘皆自下選補大中祥符五年詔揀閱諸軍有方壯而被斥者委所在告諭聽其自陳每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

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還者别給裝錢川廣遞補者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率有口糧有折月糧者有别給者

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上訴陳乞上怒曰朕所與即為恩澤安有例哉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隷許州驍捷軍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時内臣有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

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田獵惟務姑息將士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振救莊宗即隨所欲以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罰無節矣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玆臨御誠為兒戲今我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但犯吾法無所貸耳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劔舞皆能擲劔凌空繞身承接

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裼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劔舞前導觀者神聳

至道初帝因問侍臣河渠轉漕以給軍食之事語及屯兵利害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故實上封奏曰

國家應圖受命經營鴻業懲前王之失審形勝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樞可以阜安兆人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漢開基高帝云吾

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已及禄山犯闕朝廷驅市人接戰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兵甲散在郡國軍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

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餘人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数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固兵彊邦國之利也

上覽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開封府言龍武軍卒亡命捕獲法當決徙帝以是軍無俸而同禁軍例科罪太重令改從輕法其後又詔禁軍非征行而因役亡者止決杖流配時寧朔軍充役太廟而亡法官議當斬詔從流配

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之令遣中使齎御劄赴北面以

肅軍令

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用命殺賊者與賊鬬戰生擒獲賊者臨陣擒獲賊首領者使斫營寨能驚賊令擾亂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與戎人鬬能用命策應殺退賊者戎人為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深入被傷者臨陣用命入賊

斬刺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如賊已敗走所奪車帳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尅日會戰不齊者夜喧衆者不俟賊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監軍諸校使臣擅離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伍者賊至可出軍而不出者戰鬬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貲畜而不赴殺賊遣入賊境而

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為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棄仗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賊至某處輒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圓寮軍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梟路人首以希賞者真宗聞而詔戒之又令緣邊凡獲蕃寇皆須辯問得實當

行殺戮者許給賞如其非理即以軍法論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邊鄙無事釋河北諸州强壯悉歸

會合鎮定兩路部署為一省河北防城鎮兵十之五緣

邊三之一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懲累朝藩鎮跋扈

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

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廪食於外故聽其家

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

皆成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肆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補之政皆樞

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閲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户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國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鋭忠勇强壯河北有忠順强人陜西有保

殺寨戶强人强人弓手河東陜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陜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其本末各見郡國兵門蕃兵者塞下内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陜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巳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

給有差其兵數本末見郡國兵門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為字以識軍號是為長征之兵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為黥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

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鬬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為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為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

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凑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芻草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三二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擾役强悍銷

彌爭亂之深意其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癃老至於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管曰駐泊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絶羣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

仁宗時元昊反西邊用師多募禁軍吏以所募多寡為賞罰格諸軍子弟悉聽隸籍禁軍額員多選本城補填

故慶歷中内外禁廂軍總一百二十五萬視祖宗時為最多及西師罷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給樞密使龎籍奏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之法從之省兵數萬人

石林葉氏燕語元昊初臣龎頴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内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虜初伏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為樞

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

論紛然尤以為必生變仁宗以為疑公曰倘有一夫

之呼臣請以百口當之帝從其言遂汰八萬人

嘉祐二年復定招軍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

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視其奉錢之數奉錢一千者以五

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為三等奉錢七百者降殺有差

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精者充諸軍執杖者不設等杖

其支軍食糧料院先進樣三司定倉敖界分而以年月

次之國初諸廂分給諸營營在國城西多給糧於城東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葢恐士卒習墮使知負擔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輸年月界分以軍次高下給之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季加給銀䌫邠寧環慶緣邊艱於爨汲者兩月則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别予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

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舊止待屯泊禁軍其後及於本城天聖七年法自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質賣者重寘之法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陜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陜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

軍指揮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陜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鋭者補之仍漸徙營内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

生事以覬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

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

嘉祐七年宰相韓琦上言祖宗時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不於此時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陲用兵水旱相繼駭而圖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復有尾大

不棹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設其數多乃得强榦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慮也深而其費也鮮頋詒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陜西河東及三司榷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為定額額足罷募闕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畸零則省併之既見定額則可以定某路馬步一營以若干人為額仍請覈開寳至道天禧慶歷

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豫也慶歷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以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掇祖宗已來兵數以聞蓋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歷之籍總

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寖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為定額

琦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者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别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强健無頼者養以為兵兵行雖民間税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

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也知諫院范鎮言河北連歲招兵未已皆是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謂為軍營子弟求刺為軍况今田甚曠民甚稀賦斂甚重國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議者必曰以為契丹備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為寇者金繒之利厚也就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又將焉用而預蓄養之以困民况契丹貪利

而不敢動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若數一二而今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

所欲也何苦而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為出
況天下大計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無經乎請
下臣章中書樞密院大臣看詳若陛下誠能罷今招
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
干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
今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為經制以賦
入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養兵官給郊廟宮省諸費
三分以備水旱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古

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

歐陽修時論原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

而傕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輙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畒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

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

又本論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酧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十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持挺而呼羣聚欲擊天子之命吏無事之時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不得其術而法制不

立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二君而亡國被殺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其主豈皆愚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不能者時也當時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加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孫不過

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奥則隅壞甃其楠則棟傾支撐扶持茍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矩而為制度令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内削方鎮無强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内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驕於内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茍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

蘇軾應詔策別其一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十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

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

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

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令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

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羣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鬭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

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

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内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

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
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
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
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
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城之衆而人人足以
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葢春秋
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
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

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
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
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
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
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
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
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
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

四十餘年之間勇鋭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邪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

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為餌
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
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陜西之役舉籍平民
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
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兵者日益衆舉籍
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
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
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

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為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常無老弱之

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呺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

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府

兵何異陜西嘗刺弓手為保捷其後揀放所存無幾且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陜西亦㸃義勇止涅手背一時不能無小擾而終成長利乃遣官陜西路籍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昔康定慶歷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曽籍陜西之民以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勑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

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陜備見其事民皆生長
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陜以西閭閻之間
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為
之慘悽日月為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縶其父
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
兵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
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
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况其平生所習者則惟桑麻

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閲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産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為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為法也

又言祖宗平諸鎮一天下豈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

反諸將覆師者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不免為姑息之計當是時三路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議者必曰河北河東不用衣廪得勝兵數十萬閱教精熟皆可以戰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閱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多與古同而實異也蓋州縣承朝廷之意止求數多閱教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為

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聞寇敵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鋭今既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則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為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

又言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

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户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無大叚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盡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盡田産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

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為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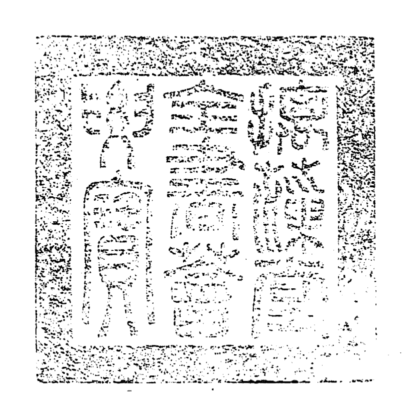
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敎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開弓彍

弩坐作呌譟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敵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牽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韓魏公建議於陜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箭錢三貫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無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光時為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

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二
十萬兵豈不震慴光曰兵之用先聲為無其實也獨
可以欺人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
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
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間
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
今已降勅牓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屢
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勅牓為信雖光亦未免

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不敢奉信非獨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光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竟不為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沿邊率以為常如光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